

魯迅在廣東

鍾敬

北新書局

1927

鍾敬文編

魯迅在廣東

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七年七月出版

實價三角

編者 鍾敬文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書目次

歡迎魯迅先生來廣州(張迂廬).....	一
記找魯迅先生(鍾敬文).....	五
魯迅先生在茶樓上(尸一).....	一三
歡迎了魯迅以後(堅如).....	一九
魯迅的鬚鬚(陳寂).....	二五
魯迅先生(黎錦明).....	二九
亂談一陣(招文遠).....	三五

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雲彬).....四三

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景宋女士).....五一

第三世界的創造(一聲).....五五

還要談及魯迅(尸一).....六三

魯迅的彷徨(王任叔).....六九

附錄

魯迅先生的演說(林霖記).....八三

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九七

黃花節的雜感(魯迅).....一一三

讀書與革命（魯迅講林霖記）……………一一九

歡迎魯迅先生來廣州

張廷廬

魯迅先生，我們不是現代評論的閒話大家陳源教授，也並不是北京晨報副刊編輯志摩文士的同黨，對於他先生之來，想誰也不會「疾首蹙額而相告」，以至于代他幾下的吧？雖然我們也不以他曾被稱為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青年叛徒的領袖」而才表示歡迎！

我相信歡迎他先生的許多青年當中，叭兒狗一定是沒有的，因此也正不愁他先生上岸時「打落水裏又從而打之」；然而除下我們歡迎他的青年之外，叭兒狗却說不定沒有的，我們歡迎他之來，或許正是爲他最有對待

叭兒狗的本領吧！

我們都知道他是創造中國文壇未有之新格的吶喊彷徨的著者，是著阿Q正傳而被譯成五六國文字且爲法國現代大文豪羅曼羅蘭嘖嘖稱道過的人，是空前的中國小說史略的著者，是中國譯界的高手，是未名叢刊，烏合叢書的主編人，是莽原半月刊的創辦人，這些，在我們都有「除了欣賞驚嘆而外，我們對於魯迅的作品，還有什麼可說呢！」之概——引沈雁冰評吶喊的話——不過除下了這些之外，還有使我們最難忘的熱風，和稱爲交了「華蓋運」才弄得來的華蓋集！

熱風和華蓋集，都是先生的雜感短文，在這裏的魯迅先生，是以戰士身而顯現了！瞧呵！在混濁的北京的空氣裏，敢于向牛鬼蛇神正視的，而

且還敢于在禮教淫威的重圍的所謂首都裏「論他媽的」的，雖然我們沒有見到的或許還有好幾位，然單就我們見到的來說，就只有兩個人：吳稚暉和魯迅。

魯迅先生從北京跑到廈門，才僅是兩月前的事；而中大聘請先生來校的消息，前一星期我已經聽到了！

除却竭誠的歡迎而外，我們對於魯迅先生之來，還有什麼可說呢？

記找魯迅先生

鍾敬文

前天，五句鐘的時候，我從市里回來，見案上有郵件數起，把顧韻剛兄從廈門大學寄來的一封信，先行拆着。原來是報告魯迅先生來粵消息的話，其詞略謂：伏園君經於兩禮拜前赴粵，已晤過否？魯迅先生，將於十五號（來信是十一號寫的——文註）起程，想旬內你們定可相見。（顧剛所以給我這個消息，大概是因為兩月前，我曾去信問他『魯迅先生是否要來粵』的緣故）我讀了，自然非常的高興，巴不得早點天亮，可以到市里去找他，——爲什末要找他，這很明白，一方面，想代表廣東青年，對於這

位思想界的先驅者，時代的戰士，（我覺得他之所以值得我們的佩服，與其說在文藝上，毋寧說在激進的思想和不屈的態度上，至少，我個人是這樣想）表示誠意的歡迎，一方面，瞻仰丰采，以釋數年來傾仰的私懷。

昨天，早餐後，即匆匆乘電船「過海」。到了市里，邀了一位姓蔡的朋友，同到中山大學去詢問。心里，以為他雖不在那兒，總也可以得到些關於他住處的消息。誰知實在竟使我大大的失望！最初到政治訓育部去探詢，里面的人，說不知道有這一回事。後來，又向庶務處查問，結果是那位老頭兒說了下面幾句很堅決似的話：有新的教職員來，我準是知道的，這幾天實在沒有什末姓魯（因為我們說魯迅先生）姓周（我們怕他不懂，又說出周樹人的名字）的外江人到校。我們只得說句『不該』，退了出

來。這時心里怪悶悶的。在萬人如海，圍巾與旗幟齊飛的操場里，（開列寧逝世三週紀念會）呆立了一會，默默地同蔡君行到創造社出版部分部。最後，又和超華弟在十字街頭，亂跑了一陣，二人無精打采地，坐上黃包車，到西關十三甫找梁式去。五句鐘以後，我們三個人圍坐在西關西施酒樓上的一個小房里，你一句戀愛，我一句文藝，他一句革命，且說且狂飲的，在那里大恣其談鋒與酒興。最初飲的是叫做什末鮮橙酒，乾了兩瓶，我覺得它太乏味了，於是便叫人換了紅葡萄酒。不久，超華弟暈醉了，他把藏在心窩深處的戀史，一頁一頁的儘向我們翻着，我也有些醉意，不會聽出他說的是什末話，倒是老梁清醒些，他好像獨在注意地傾聽着。下樓時，我和老梁同扶着超華弟，令我想起了故鄉常排演的那齣狄青酒醉後，

太監們扶着他行走的戲，不禁暗暗的笑。到了九句鐘，超華弟堅要回去，我們就約定明天九句鐘在創造社出版部分部集齊，再一同去找訪魯迅先生。

今天，十句鐘，我們到了中大，雖然問了一回人，仍然沒有消息，但不久，我們就在道上遇見了孫伏園先生。孫先生矮而豐鬚，其面貌和『伏園游記』封面上所繪的像沒有什末走差。他把我們延到房里，我問他魯迅先生現住在何處，他說就在鄰房，此刻尚未起身。我們初頭當然是說些寒暄，後來漸漸的放談起來，既由天氣而冰雪，由冰雪而教科書，復由一般刊物，而現代評論，又由現代評論而北新周刊，東牽西引，蔓延不休，談話之間，漸聞得隔房有像老年人似的咳嗽之聲，我們都凝神地聽着，心境

感到無上的嚴肅。久之，孫先生引魯迅先生出見我們。這個初次的印象，我不免來稍述一下，雖然我非小說家，且所記的也不過是些膚淺的外觀。魯迅先生，他穿着一領灰黑色的粗布長衫，脚下着的是綠面樹膠底的陳嘉庚（？）的運動鞋。面部消瘦而蒼黃，鬚頗粗黑，口上含着枝掉了半段的香烟，態度從容舒緩，雖不露笑臉，但却自然可親，大不像他老人家手寫的文章那樣老辣，大家一陣客氣話過後，便隨興傾談。這時候來客中，除了我們三人外，還有黃尊生君，他的來意，是要請魯迅先生明天去赴他們歡迎一個周游世界的世界語同志（德國人，忘記了他的名字）的集會，我們也約定他和孫伏園先生明晨到大觀茶樓去談聚。魯迅先生談起廈大此次風潮發生的內幕，頗致嘆於該校前途之絕望。先生又提到現代評論，謂久

不見該報，不知它近來態度怎樣。我答他，現在也漸漸贊成國民政府，像要革命起來了。先生笑說道，這真沒有法子呢！我們請他今後常爲國民新聞的副刊寫文字。他說怕找不到說話的材料，原因是（一）沒有什末可鬧的事，就不會引起多寫文章的機會，（二）因新到和語言的關係，對於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說話也無從說起，半年來在廈門大學，不能寫出什末文章，就是爲此。先生說話頗富趣味，我們談起有個學校學生到課室里去要坐車的事情，他說，那末，教授們要坐飛機了！我們的談話很不少。固然大半已記不清楚，其實也不想寫得太多。當我們辭了出來的時候，恰巧在門口碰見甘乃光先生，我們把見魯迅先生和請他替副刊做文章的事告訴他。他很滿意的笑說道：不錯，把文藝復興起來。國花的名，也可以改一